

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论

——从马克思到邓小平

陈海燕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前 言

世纪之交，人们都在审视过去，憧憬未来，作着各种各样的检验和预测。其中东方较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研究就成了世人关注的焦点之一。这不仅是因为以中、俄为代表的东方较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探索及其发展记录了20世纪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的曲折历程和发展态势，而且还涉及到如何认识以及在实践中如何运用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问题，并影响着对世界格局的变化乃至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把握，特别是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使之更加凸显。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作者对其1998年5月答辩通过的优秀博士论文《马、恩“跨越”设想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进行修改扩充，写成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论——从马克思到邓小平》一书，试图通过对中、俄为代表的东方较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探索、发展及其成败得失经验的总结，以揭示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和规律。

中国和俄国都属于东方大国，历史上马克思称之为亚细亚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其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都比较落后。但在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二者相继先于西方发达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加速了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的历史进程，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然而，由于中、俄开创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社会

发展的新道路，因而在世界范围内经常遭受强大的资本主义的封锁、压榨和遏制。为了生存和发展，俄（苏）、中相继创立了一种国家计划式的社会主义模式（或称斯大林模式）。尽管这种模式在革命胜利初期或战争条件下，有利于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但随着国内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这种模式的弊端则暴露无遗：它不仅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建设，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相背离；而且也远远落后于世界历史进程的步伐，以致出现了贫穷社会主义的尴尬局面。于是，苏、中相继又开始了改革的探索，但由于改革方式、方法的不同，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方面，庞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四分五裂，其最大的继承者俄罗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选择，恢复了资本主义制度。政治上实行全盘西化，建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经济上采取“休克疗法”改革，实行完全私有化。随之而来的则是民族动乱、人才外流、国力大衰、大国地位岌岌可危。而中国的改革尽管也历经坎坷和磨难，但经过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的改革探索，逐步开创了一条通往强国富民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驱散了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阴霾，使中国人民以更加高昂的干劲、务实的姿态迈向21世纪。

抚今追昔，往事悠悠。历史是一面镜子，它不仅载录着过去，也映照未来。世纪之交，通过对20世纪中、俄东方较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总结、分析、梳理，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认识，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坚信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美好的未来；而且也会启迪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的需要和世界发展大趋势出发，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性、曲折性和长期性，以饱满的精神、坚韧的毅力和雄厚的实力迎接新世纪的考验和挑

战，使社会主义在新世纪的拼搏中走向辉煌！

在写作过程中，特别是在作博士学位论文期间，导师赵明义教授给予了悉心指教，胡瑾教授、张乐岭教授、刘玉安教授以及中共中央党校的赵曜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景治教授和天津师范大学的王兰垣教授在百忙之中主持了论文答辩，并提出一些宝贵意见，给予了我莫大的鼓舞和指教。在此谨向各位老师道一声衷心的感谢！同时，我的丈夫王韶兴博士，我的女儿王晨小朋友以及我周围的同学、同事和朋友们在精神上、生活上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关心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当然，书稿最终的刊印，与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对此深表谢意！

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书中的表述也许言不达义，但它载着的是一个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者的历史责任感和对祖国的挚爱以及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憧憬。其疏漏和不足之处，恳请各位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00年元旦

目 录

前 言	(1)
导 论	(1)
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预测启示 ...	(15)
一、东方从属于西方：马、恩早年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16)
二、跨越“卡夫丁峡谷”：马、恩晚年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新思考	(26)
三、世界历史·民族历史·生产力发展三位一体：马、恩“跨越”设想价值意义评析	(39)
第二章 列宁领导俄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回眸	(53)
一、十月革命：俄国通往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	(54)
二、直接过渡：攀登社会主义山巅的初次尝试	(84)
三、迂回过渡：通往社会主义的另一途径	(90)
四、由“直接过渡”转向“迂回过渡”的意义述评	(101)
第三章 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兴衰纵览	(107)

一、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形成的历史环境.....（107）

二、实现工业化、集体化、国家计划化：苏联模式创立.....（111）

三、利弊并存：苏联模式运行探析.....（120）

四、改革变为改向：苏联社会主义道路逆转.....（127）

第四章 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经验总结.....（145）

一、中国历史转向世界历史：中国选择走俄国人的路.....（145）

二、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初步勾画中国社会发展蓝图.....（159）

三、从“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毛泽东孜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路.....（166）

四、不同于马、恩“跨越”设想的跨越：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与特殊性.....（189）

第五章 邓小平开辟社会主义再度辉煌之路.....（199）

一、突破陈规走自己的路：邓小平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199）

二、独辟蹊径再造辉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绩斐然.....（222）

三、居安思危继往开来：江泽民领导中国人民高举旗帜迈向新世纪.....（227）

第六章 东方较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探索反思.....（242）

一、不可逾越：较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必须经历一个较长的过渡阶段.....（242）

二、不能动摇：较落后国家革命胜利后必须
坚定不移地搞好经济建设.....（247）

三、不可置疑：较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
大力吸取和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251）

四、不可盲目：较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
主动契合于全球化进程.....（257）

五、不可忽视：较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更需
大力加强民主法治建设.....（260）

六、不可懈怠：较落后国家执政党廉洁自律建
设必须常抓不懈.....（266）

七、不能忘记：社会改革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的方法原则.....（269）

八、不可低估：政治文化对社会发展道路选择
影响深远.....（296）

结束语.....（309）

主要参考文献.....（321）

导 论

《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论——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着重研究的是20世纪中、俄为代表的东方较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探索、发展以及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和规律。选择该问题研究的直接动因，是基于苏联解体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崛起后，国内外理论界围绕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关于俄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激烈争论的深层思考。这种思考涉及四个层面的内容：（1）马、恩晚年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设想是否科学，如何看待这一设想与其早年“世界历史”理论问题；（2）俄国、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与马、恩晚年的设想到底是什么关系，能否简单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或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就肯定或否定马、恩晚年设想的科学性；（3）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何在，它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产生了哪些影响，从中我们应吸取哪些经验教训；（4）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怎样崛起的，其前景如何，苏

卡夫丁峡谷原指公元前321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今蒙泰萨尔基奥）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包围并击败了罗马军队，按照意大利双方交战的惯例，罗马军队必须在由长矛交叉构成的“轭形门”下通过。这被认为是对战败军的最大羞辱。所谓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意指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挫折中遭受侮辱。

联解体后的继承者俄罗斯的发展趋向怎样，面对新世纪的挑战，现实社会主义应该做好哪些准备。

基于上述问题的思考，我们运用纵横比较的研究方法，以中、俄等东方较落后国家在20世纪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探索进程为线索，从理论、历史、现实、未来相统一的角度，关照史论结合的逻辑思维，把全书的内容设计为导论和结束语及六部分内容：第一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预测启示；第二章，列宁领导俄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回眸；第三章，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兴衰纵览；第四章，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经验总结；第五章，邓小平开辟社会主义再度辉煌之路；第六章，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探索反思。概括起来集中围绕着下列几方面的问题展开了阐述。

（一）世纪难题：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能否跨越？

源于古拉丁文Socialis（即社会的、共同的、善于社交的）“社会主义”一词，自16世纪诞生以来，就出现了多种解释，并由此形成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等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流派和思潮。直到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理论武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阶级状况进行分析考察，在批判地吸取、合理地继承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后，社会主义才逐渐摆脱了空想的羁绊，形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这种与生俱来的开放性，使之自形成为严整科学的理论体系以来，一直在革命斗争和实践中，在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流派的斗争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

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激化，阶级斗争的尖锐，爆发革命将不可避免。由此提出了共产主义革命“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论断。并认为共产主义革命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随着革命重心的东移，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俄国公社所处的历史条件的分析，又提出了俄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然而，这一设想的提出，特别是社会主义首先在俄国这一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胜利的事实，便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围绕着马、恩这一设想展开了长期的探讨和争论，以至使其拥有社会科学领域“哥德巴赫猜想”的称号。有的认为马、恩的“跨越”设想是仅对俄国而言，并且是马克思晚年思想困惑的产物，“卡夫丁峡谷”是不能跨越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表明，跨越是历史的误会；有的认为马、恩的“跨越”设想是泛指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这一设想本身是对其世界历史理论辩证运用的生动体现，俄国、中国等较落后国家先于西方发达国家开创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实践验证了马、恩“跨越”设想的科学性，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当代形式；有的认为，中国并没有“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是正处于卡夫丁峡谷之中，有中国特色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1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以下该著作的引用均出自该版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1页。

会主义正是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恰当形式（速度会更快，代价会更小）。

所有这些表明，能否正确认识马、恩“跨越”设想的完整内涵及其现实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特点，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能否健康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能否对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历史方位和发展方向作出科学界定和正确的选择。恩格斯指出：“现代社会主义……，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经过研究我们认为，马、恩“跨越”设想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开辟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而这些理论原则的具体运用，则要从各国所处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出发，而绝不能把这种理论设想当成僵死的教条以束缚实践的发展。

严格按照马克思“跨越”设想的本质内涵去考察20世纪以来俄国、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就会清楚地发现：这些国家先于西方发达国家开创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并不完全等同于马、恩“跨越”设想的具体验证，而是世界交往普遍发展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革命政权的巩固就已经突破了马、恩“跨越”设想具体内容的局限，开创了一国或几国首先获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新局面。这一局面的开创无疑是马、恩“跨越”设想所揭示的东方不同于西方、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相统一规律的验证，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就要求人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马、恩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理论及其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特征的描述进行发展创新，根据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特点去探索适合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19页。

律。邓小平理论之所以引起世人的关注，成为指引中国走向新世纪的伟大旗帜，就在于它不把书本当教条，而是扎根于实践，面向世界，面向时代，面向未来，为东方较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带来了希望。其最大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从理论上阐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在于它从实践上给人们提供了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途径，为由列宁开创的，经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精心探索的不同于马、恩“跨越”设想的东方较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二）探寻谜底：苏联演变原因何在？

苏联这个拥有70多年社会主义历史的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分崩离析，无疑是本世纪一场罕见的政治大地震。探讨其剧变的原因，就成了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不少研究性著作和论文从多方面探讨了苏联剧变的原因、进程和教训，其基本共识是：苏联剧变的原因在于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但在哪种因素起主要作用的分析上，研究者的观点却不尽一致。

有的强调苏联共产党的错误是导致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认为戈尔巴乔夫放弃和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造成全国大动乱的核心问题。苏共发生蜕变，严重脱离群众，丧失人民的拥戴，忽视了国内存在阶级斗争的现实，对西方渗透缺乏警惕，使苏联的社会主义自70年代就已悄悄发生演变。有的还分析了苏共犯“ $2 \times 2 = \text{蜡烛}$ ”错误的根源，解读了苏联历史中所隐含的“兴亡”和“成败”的密码，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应从中吸取的教训等等。

有的从分析民族问题着手，认为苏联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民

族问题，民族动荡和分裂是导致苏联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有的从国际政治角度进行分析，强调冷战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失误以及西方的和平演变加速了其党亡政息的进程。

还有的则认为，俄国自从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开始就注定了其失败的结局。如：俄罗斯学者安德列·诺维科夫在《左右摇摆——俄国历史上的悲剧人物戈尔巴乔夫》一文中指出：“戈尔巴乔夫的不幸在于他所领导的这个国家是不合乎常规的。它是那样可怕、不合理、荒谬地建立起来，也注定会同样可怕而荒唐地崩溃。”莫斯科大学经济学博士布兹加林教授也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是“突变式”的，是世界大战的产物，不是自然发展的，带有突发性，不成熟。俄国科学院哲学博士E·萨马拉斯卡娅在《未来后工业化中的社会主义》一文中也指出，“1917年十月并没有走出俄国的传统，它开创了极端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前提，而这种变革则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原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则认为，“十月革命是一场超恐怖的革命”。“从20世纪的社会实验所引起的希望和幻想，到懂得人民命运曾面临的是多么深不可测的深渊，人们所经过的这条路是条痛苦之路和充满矛盾之路。这条路是对那些曾经真诚地相信过、真诚地希望过、真诚地犯过错误和真诚地劳动过的人来说，更是痛苦和充满矛盾。”

更有甚者，是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中，把十月革命说成是列宁这个“外科手术师”把“一种基本属于西欧的思想，移植到一个相当遥远的

参见：〔俄〕《文学报》1995年4月5日第11版。

参见：俄《选择》杂志1994年第2期。

参见：〔俄〕《自由思想》1995年第10期。

参见：〔俄〕亚·尼·雅科夫列夫著《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48页。

准东方的专制统治之中”，“其结果必然是荒诞不经的”。原波兰科学院院士亚当·沙夫在《共产法西斯主义——起源和社会职能》一文中也说，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未具备马克思所表述的先决条件”。“虽然不具备所提出的条件，虽然没有得到居民的支持，仍然进行了革命，不管今天人们怎样说，必须把这种革命看作严重错误。”“随心所欲地建立了社会主义会造成它的失败，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是这些国家发生危机的主要原因。”

这样一来，十月革命该不该发生，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是伟大的创举还是历史的误会，经济文化较落后国家先于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谬误的问题，就成了直接关系到能否全面地、客观地分析苏联演变的一个焦点。出于对这些问题的寻根究底，我们对十月革命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与马、恩“跨越”设想的实现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苏联演变的原因与十月革命道路的开辟也没有必然联系，而是由于革命胜利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途程中，执政党没有根据时代的发展和本国的情况选择正确的建设道路所致。具体可概括为三大原因：一是模式僵化走上绝路；二是决策失误导致垮台；三是和平演变引入歧途。在这里讲的模式僵化就是指苏联长期以来斯大林模式僵化了，尽管从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就着手改革，但从总体上来说直至80年代中期，苏联模式并没有通过改革使其焕发生机，反而更加僵化。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先是改革决心大，但措施不得力，收效甚微，苏联人戏称“雷声大，雨点小”。后来就转向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历史，用所谓的“新思

维”指导改革，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目标，改革转为改向，西方的和平演变不战而胜，苏联社会主义成果被葬送。而我们讲的决策失误导致垮台，意思是说，尽管苏联模式的弊端重重，积重难返，但如果改革的方向、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够正确无误，苏联也并非注定要灭亡。所以，从苏联改革的进程分析，苏联的灭亡，或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可谓改革从“左”的极端走向右的极端的

结果。

（三）展望未来：社会主义有没有前途？

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政治大地震，无论是社会主义的信仰者，还是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都给予了极大关注，但看法却大相径庭。

有的以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为依据，极力宣扬社会主义失败论和消亡论。如：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1989年出版了《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1993年又出版了《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美国兰德公司理论顾问弗朗西斯·福山发表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类》等文章，极力宣称苏联、东欧剧变标志着社会主义历史的终结，标志着资本主义和民主化已经战胜了共产主义。布热津斯基认为，共产主义气数已尽，世界正进入共产主义之后的历史阶段，并预言很可能到2000年1月1日，共产主义的学说对21世纪的前途无关紧要。日本的盐泽由典在1992年11月日本《经济研究会》发表文章，称中国已放弃了社会主义，强调“中国优先考虑的是经济发展，而不是名义上的

社会主义”。他说：苏东剧变后，世界上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急剧减少。目前仍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中国、越南、古巴及朝鲜。而且，中国和越南已放弃计划经济模式，古巴被迫从国际贸易方面进行重大经济改革，朝鲜也同样如此。而更有甚者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背离社会主义”、“摒弃社会主义”。他们承认从总体来看，中国取得的成绩是极为令人钦佩的，如按照现在的增长速度发展下去，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四个经济大国”，但又认为中国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大倒退和资本主义方式的引进。说中国经济之所以成功，主要是由于中国明显地偏离了过去的共产主义实践，背离马列主义原则的倾向也就更为严重。

有的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已走到尽头，民主社会主义是人类的最佳选择。戈尔巴乔夫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早在苏联还没有解体之前的1987年他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就提出了这一思想。1990年2月他又发表了《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一文，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并逐步把这一理论变成苏共和苏联的改革路线、政策加以推行实施，从而完成了从怀疑、否定现实社会主义到公开背离社会主义的过程。1990年夏至1991年夏，戈尔巴乔夫与勃兰特等人以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社会/法兰克福杂志》的名义，出版了两期《未来的社会主义》特刊（含两篇社论和25篇论文）。尽管该书的作者有左翼知识分子，前苏联、东欧国家政府和共产党领导人与理论家，以及西欧的一些共产党著名活动家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尽管他们从不同立场和角度分析了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以及这些国家的发展前景，但他们

参见〔日〕盐泽由典：《20世纪的共产主义》，载日本《经济研究会》1992年11月。

普遍对现实社会主义作了激烈的批评和攻击，甚至发出了“马克思主义正在死亡，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社会主义万岁”的呼声，强调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证明社会民主党和民主社会主义是正确的，认为用共产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的衰亡，加上西方共产党的不可逆转的危机，已使社会民主党成为惟一传播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重要力量。东方的那些企图保留他们国家社会主义前途的改革运动，都把目光转移到社会民主主义上来。

有的从社会主义产生、发展的规律角度进行研究探讨，强调指出苏联、东欧的剧变并不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人们可以从剧变中吸取教训，将坏事变为好事，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崛起，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1993年10月29日至30日俄罗斯《真理报》发表了娜塔莉娅·莫洛佐娃的《隧道的尽头是社会主义的复兴》一文，西方传统左派在1990年4月于纽约举行了社会主义者会议，尔后由《每月评论》社出版了纽约市立大学社会学教授和女皇学院经济学教授威廉塔勃编撰的《从左派的观点看社会主义的未来》，以及西方《新左派评论》杂志主编罗宾·勃腊克蓬编撰的《倒塌之后：共产主义的失败和社会主义的未来》等，大都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只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剥削和压迫以及不平等现象，社会主义就有未来，社会主义的价值就不会完结。在我国国内也出版了大量的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著作和文章。如：沈宝祥、李庆华等著《谁主沉浮——对社会主义的回顾思考与展望》（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李武林、孙明良、曲厚芳著的《当代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江流、徐崇温主编的

参见戈尔巴乔夫、勃兰特等著：《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2页。